舊五代史考異

舊五代史考異目錄

卷第一

唐書第二十五

后妃列傳

唐書第二十六

宗室列傳上

唐書第二十七

宗室列傳下

唐書第二十八

李嗣昭傳　李繼韜傳　裴約傳　李嗣恩傳

李存信傳

唐書第二十九

紀志第十一

職官志

紀志第十二

郡縣志

舊五代史攷異目録終

舊五代史考異卷第一

餘姚邵晉涵纂修

梁書第一

太祖紀一

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　案五代會要梁肅祖宣元皇帝諱黯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肅祖葬興極陵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葬永安陵憲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

母曰光孝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憲祖葬光天陵烈祖文穆皇帝諱誠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葬咸寧陵

母携養　案冊府元龜引此條母氏下有王氏二字

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偽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　案舊唐書僖宗紀八月庚子賊同州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與大將胡真謝瞳等來降薛史作九月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温以同州降通鑑亦作九月丙戌朱温殺

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皆與薛史同是朱溫之降實
在九月舊唐書誤
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云王鐸承制拜溫金吾衛大將軍河中
行營招討副使薛史以為僖宗詔授與歐陽史異
考舊唐書王鐸承制拜溫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
國軍等使通鑑作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
是王鐸承制所拜之官非如歐陽史所載也至謝
瞳奏表行在乃詔授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
討副使耳當以薛史為得其實

仍賜名全忠　案是書及舊唐書通鑑皆作僖宗賜名惟鑑戒錄云朱太祖統四鎮除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搆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還之闕無患矣昭宗遂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謂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上方悔焉其說與諸史異蓋傳聞之不同爾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　案舊唐書中和三年五月以檢校尚書右僕射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朱溫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充宣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

名全忠據薛史則全忠授宣武節度在三月非五月也由河中行營招討副使遷授非由潼關防禦等使也賜名全忠在二年九月亦非三年五月也通鑑所敘年月官爵名號皆以薛史爲據

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　案瓦子寨原本作瓦于寨致通鑑注黃巢撤民居以爲寨屋謂之瓦子寨則于字形近刊訛耳今改正

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　案自五月甲戌至此又見通鑑

考異所引薛史梁紀與册府元龜所引符合　案舊唐書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為沛郡王

光啟元年三月以汴州刺史朱全忠為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營都統據薛史則元年惟增食邑至二年三月乃進封為王也與舊唐書異歐陽史從薛史

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于軍政為部下所殺　案舊唐書云十月壬子朔滑州軍亂逐其帥安師儒推衙將張驍主留後軍務師儒奔汴朱全忠殺之新唐書云十月朱全忠陷滑州執義成軍

節度使安師儒歐陽史從舊唐書作奔汴通鑑從新唐書作被擄据薛史則師儒自爲部下所殺與新舊唐書異又新舊唐書俱作十月而薛史作十一月通鑑仍從薛史

由是遂有滑臺之地　案舊唐書云朝廷以汴帥朱全忠兼領義成軍節度使据薛史胡真傳云真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蓋全忠雖嘗兼領義成而不之鎮故署其將胡真爲留後

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

案自募兵于東道至此亦見通鑑注與冊府元龜

同

庚午　案通鑑考異云長歷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今考舊唐書光啟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以數計之庚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此非薛史之誤乃通鑑考異之誤耳

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爲營跨河爲梁以扼運路　案通鑑注引薛史梁紀曰盧瑭于圃田北夾汴爲梁以扼運路視冊府元龜所引稍有刪節

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　案舊唐書

光化三年十一月楊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檢校太尉待中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使行營兵馬都統歐陽史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據薛史則全忠兼領淮南自在九月以前與諸書異又薛史下文作閏十二月而通鑑作閏十一月亦有互異

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袞自據其郡　案新唐書云光啟三年六月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袞八月壬寅謝殷伏誅通鑑從新唐書薛史作九月與新唐書異

鄆州朱瑄　案歐陽史作朱宣薛史前後皆作瑄舊唐書通鑑並同薛史

瑄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于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瑄來詞不遜　案通鑑考異引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太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慮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輜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隣以自襲叛徒為

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從其議一出而致衆十倍今案高若拙所紀深得敬翔與梁祖陰謀情狀薛史止據梁實錄原辭未及改正歐陽史作移檄兖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亦未詳考

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為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　案歐陽史云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據通鑑云李璠至泗州時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是李璠未嘗得至揚州也當以薛史為實錄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案新唐書正月癸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舊唐書作五月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

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　案新唐書昭宗紀五月壬寅趙德諲以襄州降舊唐書及通鑑皆作五月與薛史同歐陽史叙其事于三月以前疑有舛誤

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于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　案舊唐書文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朔蔡州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新唐書作十二月辛酉與舊唐書月日互異薛史作龍紀元年二月蓋即其遣使來告之月而書之也歐陽史作五月誤

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
蔡之功也　案舊唐書四月壬戌朔以宣武淮南
等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汴州刺史充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上柱國
沛郡王食邑四千戸朱全忠為檢校太尉中書令
進封東平王仍賜賞軍錢十萬貫薛史及歐陽史
俱作三月與舊唐書異
辛未昭宗命帝為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
招討使　案舊唐書五月以宣武軍節度使朱全

忠為太原東南面招討使歐陽史從舊唐書作東南面通鑑作南面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云五月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六月辛未朱全忠為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蓋先為南面招討使後改東面也又六月全忠兼領宣義軍新舊唐書皆不載通鑑用薛史

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而入于潞

案舊唐書五月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七月朱全忠遣大將葛從周率千騎入潞州薛史統作八月蓋據入潞之月而追書之也

十月壬午楊遂降宿州平　案舊唐書作十一月汴軍陷宿州與薛史異歐陽史及新唐書通鑑俱從薛史作十月

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　案新唐書十一月乙未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于全忠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

遂領兵于村落閒　案領字攷文義應是頓字之譌今改

二年四月丁丑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　案册府

元龜引薛史于景福二年事多所刪節考是年春有石佛山之戰今不載通鑑注引薛史云石佛山在彭門南疑即此處闕文也

次于魚山　歐陽史作漁山攷通鑑亦作魚山今仍其舊

盡奪其餉于高吳　案通鑑作高梧攷薛史前後俱作高吳今仍其舊

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　案通鑑乾寧二年四月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人馳入于鄆此据薛史梁紀原文惟史儼兒

作史儼爲徼異耳下又云七月克用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十二月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假道于魏以救之前後複互且其時汴鄆日有戰爭道路阻隔史儼旣于四月入鄆不應七月已在石門十二月又過魏也考舊唐書云初兗鄆求援于太原克用令蕃將史完府何懷寶等千騎赴之不言其赴鄆爲何時據此篇下云八月獲蕃將史完府十月擒何懷寶然則四月馳入于鄆者當是史完府何懷寶非史儼李承嗣也叅考薛史唐武皇紀及李承嗣傳承嗣等入鄆定在二年之

冬梁紀似有舛誤通鑑並采梁唐帝紀亦未能考定畫一

朱瑄脫身遁去後入于鄆　案通鑑九月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于梁山瑄敗走還鄆與薛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作八月

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　案新唐書昭宗紀十一月壬申齊州刺史朱瓊叛降于朱全忠据薛史則朱瓊自請降至見殺皆在十月與新唐書異通鑑從新唐書

及蕃将何懷寳等萬餘人以襲曹州　案通鑑作薛

懷寶攷舊唐書亦作何懷寶今仍之

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 案通鑑云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與薛史梁紀異又薛史葛從周傳作十月事

辛卯營于濟水之次 案胡省三云漢以後無濟水此濟水蓋即鄆城清河水也

以朱友裕為鄆州兵馬留後 案通鑑正月以龐師古為太平軍留後三月表朱友裕為太平軍留後据薛史郴王友裕傳四年帝下東平即為天平留後與通鑑異

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平　案新唐書昭宗紀四年正月丙申朱全忠陷鄆州天平軍節度朱宣死之二月朱全忠寇兖州泰寧軍節度使朱瑾奔于淮南舊唐書正月癸未汴將龐師古陷鄆州二月戊申汴將葛從周陷兖州與薛史月日前後不同詳見通鑑考異

是時珙弟珂實為蒲帥　案珂原本訛作琦今據新唐書王重榮傳改正

九月帝以兖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　案舊唐書昭宗紀師古渡淮在十月而清口之敗在十

一月薛史繫于九月蓋舉南征之議實始于九月其後遂終言之耳歐陽史改作九月攻淮南則清口之役乃因雨雪而敗有九國志可据斷非九月事也

梁書第二

太祖紀二

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　案舊唐書光化元年正月朱全忠進叛官韋震奏事求兼領鄆州薛史作三月事蓋奏事在正月制下在三月也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

五日之内連下三州 案通鑑朱全忠陷洺州在四月陷邢州磁州在五月俱以薛史爲據新舊唐書總繫于五月歐陽史總繫于四月皆非實録

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 案趙匡凝原本避宋諱作趙凝今從新舊唐書及歐陽史增匡字後倣此

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珝就擒 案新唐書七月丙申朱全忠陷唐州又陷隨州執刺史趙匡璘八月戊午陷鄧州執刺史國湘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詳畧不同舊唐書俱作七月歐陽史以唐州爲泌州尚仍薛史之舊

先屯于內黄　案舊唐書及通鑑俱以屯內黄為三
月事與薛史異
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　案通鑑單可及幽
州驍將號單無敵舊唐書作生擒單可及薛史梁
紀作單無敵蓋仍當時軍檄之文也
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于潞留賀德倫以
守之未幾德倫為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繇是潞
州復為晉人所有　案新唐書八月李克用陷澤
潞懷三州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作八月歐陽
史從薛史作七月

洺州復平　案收復洺州通鑑作九月舊唐書及歐陽史俱作八月

連拔瀛莫二州　案新唐書昭宗紀九月甲寅朱全忠陷瀛州十月丙寅陷景州辛酉陷莫州辛巳陷祁州通鑑與新唐書同舊唐書俱作九月事薛史又俱作十一月事前後互異

大計未決　案通鑑考異引唐補紀謂全忠初與季述通謀後乃改計今考新舊唐書皆不載此事薛史亦不取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　案天復元年正月當從舊

唐書作甲申朔考光化三年十二月爲乙卯朔天復元年二月爲甲寅朔舊唐書作癸未夜孫德昭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通鑑作德昭等謀以除夜伏兵俟之以癸未爲除夜則正朔斷爲甲申也

通鑑從薛史作乙酉朔疑誤

癸巳降制進封帝爲梁王　案舊唐書二月制以全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梁王新唐書二月辛未封全忠爲梁王與薛史月日先後不同詳見通

鑑考異

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　案王處直三

字原本闕今據通鑑增入

遂班師　案舊唐書四月癸丑朔汴軍大舉攻太原據薛史則汴人伐太原自在三月也新唐書云三月辛亥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于朱全忠四月壬子全忠陷沁澤二州丁巳儀州刺史張鄂叛附于全忠大畧與薛史同惟旋師之期薛史梁紀作四月唐紀作三月微有互異歐陽史作三月旋師誤

罷允知政事　案舊唐書十一月壬子出幸鳳翔甲戌崔允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新唐書亦作

十一月甲戌崔允罷是未幸鳳翔以前崔允未罷
知政事也與薛史異
乙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
爲請許之　案舊唐書十二月己卯崔允至三原
岩與全忠謀攻鳳翔通鑑作癸未至三原薛史又
作乙丑與舊唐書異
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
百人乘勝遂逼其壘　案舊唐書五月岐軍出戰
大敗于武功南之漠谷新唐書五月丙申李茂貞
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與薛史異

明日軍出　案北夢瑣言時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將大出兵逆之

李茂貞信其言　案李茂貞即宋文通此紀前後互異蓋仍當時軍檄之文未及改從畫一

甲寅鄜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去　案舊唐書十二月癸酉汴將孔勍乘虛襲下鄜州獲周彝妻子周彝即以兵士來降新唐書十二月乙亥朱全忠陷鄜州保大軍節度李茂勲叛附于全忠考茂勲即周彝也薛史統作十一月事與新舊唐書異

華州留後李存審　案李存審三字疑有舛誤攷王

師範傳作崔允在華州

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盜據兖州　案劉鄩陷兖州新舊唐書俱作丙午薛史作丙辰與唐書異

昭宗御延喜樓送之　案喜原本訛熹今据通鑑改正

戊午師範舉城請降　案王師範之降舊唐書作十一月丁酉朔新唐書從薛史作十月戊午

致友倫暴死　案九國志趙庭隱傳云庭隱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鞠墜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考歐陽史及通鑑

並作友倫而九國志以為友亮蓋傳聞之訛

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　案劉鄩降于全忠新唐書作十一月丁丑與薛史異

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　案歐陽史云遣朱友諒殺允于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據薛史則殺崔允者乃友諒非友讓也歐陽史家人傳亦作友諒與梁本紀不同曾三異嘗校正其誤

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　案十國春秋吳世家二月丁酉唐帝遣閤使以絹詔告難于我及西川河東

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為
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昭宗以帝為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
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是命　案洛陽縉紳舊
聞記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
左右少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
辭訣而入歸必相賀
表趙凝罪狀削奪官爵　案舊唐書八月丁未制削
奪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十一月削奪荆
南留後趙匡明官爵蓋趙匡凝官爵因全忠表奏

而削奪匡明官爵至奔蜀後始追奪也

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　案十國春秋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

躁煩尤甚　案師友雜志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樹宜為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須用夾榆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

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　案以二十一道為魏國薛史止載十九道据舊唐書尚有忠武鎮國二道薛史闕載

七月乙未自魏班師　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七月癸未上起兵離魏都七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錄誤也今考癸未乃乙未傳寫之誤

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　案新唐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本戰于美原敗績與薛史互有詳畧

遂自長蘆班師　案以上疑有闕文据舊唐書哀帝紀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

帝爲留十餘囷以與之　案容齋續筆滄州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滄人賴以濟洪氏所述與册府元龜畧同惟留十餘囷與留數囷微異

梁書第二

太祖紀三

仍廢京兆府為雍州佑國軍節度使　案五代會要四月改京兆府為大安府長安縣萬年縣為大年縣仍置佑國軍節度使額始命韓建為佑國軍節度使

是日大酺賞賜有差　案通鑑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院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

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至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于元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業朱梁篡位之事薛史宜爲詳載今全篇不可得見謹附録通鑑于此

升開封浚儀爲赤縣尉氏封邱雍邱陳留爲畿縣

案五代會要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

友徽爲建王　案歐陽史封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詔天下管屬及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換　案魏泰東軒筆錄京師呼城外爲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胙縣盖沿梁時避諱之舊也

同和院改為儀鸞院　案五代會要五月改御食使
為司膳使小馬坊使為天驥使
因稱為瑞　案五代春秋五月李思安及晉人戰於
潞城思安師敗績
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為武字從之　案容
齋三筆以為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殊不知戊字
乃避梁祖曾祖茂琳諱非以其類成字也雲谷雜
記當辨正之令崇福侯廟碑立于開平二年正作
武寅可見當時避諱之體
以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為安南都

護充節度使　案五代會要七月敕云建國還都俾新其制況山河之險表裏為防令二京俱在關東以内仍以潼關隸陜州復置河潼軍使命虢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敕改虎牢關為軍仍置虎牢關軍使

乙亥追尊皇妣為皇太后　案長歷七月不得有乙亥今攷通鑑亦作七月乙亥當是引薛史原文今仍之

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　案五代會要八月敕云諸道所有軍事申奏令直至右銀臺門委客省使畫

時引進尋常公事依前四方館收接

是日隰州奏大寧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　案前後多作李固鎮疑原本有脫字攷通鑑亦間作固鎮蓋當時奏牘省文也今仍之

隱言賜紫衣　案五代會要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

故賜姓周氏　案薛史本傳仍作成汭

並宜止絕　案五代會要十二月于輝州碭山縣置崇德軍太祖榆社在碭山置使以領之始命朱彥讓為軍使

梁書第四

太祖紀四

開平二年正月　案五代春秋正月晉王克用薨

二月　案通鑑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于曹州新唐書昭宣帝紀亦云二月遇弒歐陽史作五月己亥卜郊于西都弒濟陰王與諸書異

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宮事　案五代會要十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皎為建昌宮副使

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案辛巳歐陽史通鑑俱作壬午

拜二相於行在 案通鑑癸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癸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罷為右僕射是拜二相於行在所以代張文蔚楊涉也梁代避諱改承旨為奉旨通鑑誤作承旨

壬子至東京 案五代春秋作丙午帝還東都歐陽史作壬子至澤州惟通鑑與薛史同

王師敗於潞州 案潞州之敗歐陽史作五月乙丑通鑑作壬申

襲至幕谷 案歐陽史作漠谷五代春秋仍作幕谷

又宴宰臣文武百官於宣和殿 案歐陽史癸巳張

策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仍令執法官糾察之　案五代會要載七月敕曰祭祀之儀有國大事如聞官吏慢于恪恭牲具禮容有異精審宜令御史臺疏其條件奏聞

時代綿寢　案綿寢原作綿浸今据通鑑注改正

改臨安縣廣義鄉為衣錦鄉　案十國春秋吳越世家八月梁敕封唐山縣為吳昌縣唐興縣為天台縣又敕升杭越等州為大都督府復改新城縣曰新登長城縣曰長興樂成縣曰樂清避梁諱也

丙戌至陝州　案通鑑作乙酉

丁巳至東都　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乙卯實錄作丁巳令攷五代春秋作丁巳與薛史同歐陽史作丁未與薛史異

爲二王後　案五代會要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龍虎軍左右龍虎爲天武軍左右天威爲羽林軍左右羽林爲天威軍左右英武爲神武軍左右神武爲英武軍前朝置龍虎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神武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

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　案歐陽史丙申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仍昇為鐵縣　案輿地廣記朱梁時楊氏據江淮于
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淮寇未平恥聞逆姓請改松
陽縣為長松
甲寅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
封南平王　案甲寅通鑑作庚子與薛史異
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錢一千貫文　案一千原作
一萬今據通鑑長編引梁代賞功之典改正
辛亥駕至蒲陝　案通鑑作癸丑帝至陝與薛史前
後異
其興善門仍令長官關鎖　案興善原作章善今據

上文及五代會要改正

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守光為燕王　案通鑑七月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洛陽寢疾

梁書第五

太祖紀五

開平三年九月　案通鑑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

襄州都指揮使陳暉　案歐陽史作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

收復襄州人戶歸業　案歐陽史九月壬寅陳暉克
襄州據薛史則陳暉以壬寅奏捷非以是日克城
攷通鑑克城繫九月丁酉與薛史令月五日正合
歐陽史蓋據奏捷之日而書之耳
并命司門郎中員外郎　案司門原本作司關攷五
代會要有司門郎中今改正
以綏朔方之寇　案五代春秋十一月秦人来侵靈
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
英師敗於昇平
開平四年正月　案五代春秋正月燕王守光克滄

州

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　案通鑑云友諒獻瑞麥帝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容齋續筆亦載此事疑皆采薛史原文而冊府元龜徵引梁書有所删節也謹附載于此

鎮海軍節度使錢鏐擊高澧于湖州大敗之　案九國志高澧以三年十月叛四年二月奔吳薛史繫于四月蓋以奏聞之日爲據

劉知俊攻逼夏州　案通鑑七月岐王與汾涇二帥

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案五代春秋八月晉人秦人侵夏州與薛史及通鑑異

甲午至西京 案五代春秋作九月乙丑帝還西都歐陽史同通鑑作乙丑上發陝甲午至洛陽

國禮使杜廷隱 案廷隱原本作定隱下仍作廷隱令据九國志改正

夏州圍解 案通鑑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

相州刺史李思安為先鋒使　案原本訛湘州今據

通鑑改正

故遣將討之　案五代會要十一月十四日司天奏

月餘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

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為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

向背若環耳　案原本訛環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梁書第六

太祖紀六

使督軍進發　案五代春秋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

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

願少留清蹕從之　案五代會要二月敕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況丞相尊位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愧之宜令食萬錢之半

以其偽制來自陳　案原本偽訛為令改正

命使慰勞　案九國志盧延昌歸命于吳偽乞命于

梁

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卒　案劉隱卒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五月惟通鑑作三月與薛史異

丁巳鎮定抄我湯陰　案原本作蕩陰今從通鑑及歐陽史改正

命閤門使李郁報宰臣兼敕內外　案原本李郁下
衍寶令据列傳刪正
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入覲故也　案己未
歐陽史作乙未
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　案通鑑帝以夾
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鬱鬱
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
而晉趙兵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為朗州旌節官使副　案五
代會要舊制巡撫黜陟冊命弔贈入番等使選朝

臣為之其宣慰加官送旌節即以中官為之令以
三品送旌節新例也
安南兩使留後曲美　案通鑑十二月戊午以靜海
曲美為節度使
梁書第七
太祖紀七
二月庚戌中和節　案歐陽史丁巳光祿卿盧玭使
于蜀
仍命押領送至貝　案原本貝訛具今據通鑑改正
畧封訖　案此下疑有闕文今無可校姑仍之

于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　案五代會要二月追封故魏博節度使羅宏信爲趙王

夕次河陽　案通鑑云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

晨發衛州　案原本脫發字今據文增入

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強縣之西原　案通鑑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

丙戌奏下東強縣車駕即日南還丁亥復至貝州
案通鑑帝以蓨縣未下引兵攻之丁亥始至縣西
戊子至冀州與薛史異地又案五代春秋二月侵
趙克棗強與薛史異月
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准詔來朝　案五代春
秋二月侵趙克棗強進次蓨縣圍之晋人救蓨帝
還師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
精加祈禱　案五代會要三月詔曰夫隆興邦國必
本于人民恵養疲羸凡資於令長苟選求之踰濫
固撫理之乖違如聞吏部擬官中書降授或緣親

舊所請或為勢要所干姑徇私情靡求才實茲念蠹弊宜舉條章今後應中書用人及吏部注擬並宜省藩身之才業驗為政之否臧必有可觀方可任用如或尚行請說猶假貨財其所司人吏必當推窮重加懲斷

[illegible]月己酉幸魏州 案通鑑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俱在三月與薛史異

己未次黎陽縣 案通鑑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

敕以建昌宮事委宰臣於競領之 案五代會要其

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限三日内疏理訖聞奏　案五代會要彗星見于靈臺之西至五月始降赦宥罪以答天譴又云五月壬戌夜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司天奏大星爲帝王之星宜修省以答天譴

宜徵有喜之術　案原本有喜訛有嘉今改正

九宫貴神　案原本貴神訛降神今据通典及新唐書禮志改正

委中書各差官祈之　案通鑑初元貞張皇后嚴整

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帝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勅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

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叚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乙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

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今考友珪弒逆之事薛史原文永樂大典已佚冊府元龜亦無所徵引謹附錄通鑑於此

友珪葬太祖於伊闕縣號宣陵　案五代會要太祖崩年六十一中書侍郎平章事杜曉撰哀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趙光逢撰謚冊文太常卿李燕撰謚議又案友珪篡位後諸偽政考薛史之體應附

見太祖紀後今原本已佚而其事散見諸臣列傳者猶可考見今不復援引他書補載於後焉

五代史補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閒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己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閒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

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五代史闕文世傳梁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辠昭宗佯為韈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韈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汗流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臣謹案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於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纔五

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睹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於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王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岐下蠻戮之事恥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即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戒不可不書

梁書第八

末帝紀上

末帝諱瑱　案永樂大典原本誤作瑱冊府元龜誤作頊令從歐陽史校正

太祖第四子也　案歐陽史作第三子五代會要與薛史同蓋并假子博王友文而数之也

以帝為左天興軍使　案原本脫使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乃以偽詔示之　案通鑑攷異云梁太祖實録丙戌東京言龍驤軍准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偽作但激怒言坑之耳

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傅暉朱珪等　案原本脫暉字今据通鑑增入

近雪家讐　案原本脫家字今据册府元龜增入

濮陽郡開國侯袁象先　案原本濮陽作博陽今据象先本傳改正

師厚自弓高渡逼滄州張萬進懼　案原本滄州作涼州攷歐陽史劉守光傳張萬進乃滄州守將今改

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張萬進為青州節度使　案原本順化作順侯今据通鑑注滄州為順化軍改正

又青州通鑑作平盧攷後文是時賀德倫為平盧節度使當從薛史作青州為是

寇邢洺　案原本邢作鄜今据五代春秋七月來侵邢州改正

牛存節劉鄩拔徐州　案牛存節等克徐州薛史本紀及將敓傳俱不書月五代春秋及歐陽史皆作正月通鑑作二月据通鑑攷異引朱友貞傳又作乾化四年十一月疑皆屬傳聞之辭當以薛史為正

判度支趙光逢　案原本逢作逵今据唐書列傳改

正

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列傳宰相敬翔與趙巖邵贊同議薛史無敬翔名通鑑從薛史

既須日有戰爭　案原本脫戰爭二字今据冊府元龜增入

遣使齎詔安撫　案通鑑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

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　案通鑑攷異引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蓋保衡為楊崇本養子故

名彥康追殺其子彥魯而降梁始復其本姓名也

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保衡

刺史王彥章棄城來奔 案通鑑晉人夜襲澶州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薛史王彥章傳亦云晉人夜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是澶州陷時彥章未嘗在城也

王彥章爲汝州防禦使 案原本汝州作許州今据通鑑改正

康王友孜謀反 案通鑑友孜作友敬與薛史異

帝揮之獲免 案清異錄末帝夜于寢閤擒刺客乃

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

匣曰䕶聖將軍之館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爲貞明元年　案吳越備

史作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歐陽史五代春秋及

通鑑俱從薛史作十一月

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廣王全昱爲守中書令餘如故　案通鑑

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

昱卒

晉人陷貝州　案歐陽史作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

德死之又死事傳云旦人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
遂見殺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源德閧河北皆平
有翻然之志謀於衆衆懼其歸罪因殺源德是源
德之死傳聞異詞故薛史不取

琅琊郡王王檀薨　案五代春秋作盜殺鄆州王檀

梁書第九

末帝紀中

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案原本脫副字
攷新唐書百官志及五代會要副大使為藩鎮官
爵今增入

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璙　案原本作傳
珏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璀溫州刺史錢傳璲睦州刺史錢傳璹寶州刺史錢傳瓘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琫峯州刺史錢傳珣　案歐陽史職方志有封州而無峯州薛史前後俱作峯州未知何據今仍其舊
鬱州刺史錢傳炎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璛等凡一十一人並加官勳階爵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也
案吳越備史載錢鏐諸子所加官勳階爵失載傳

璟故十一人僅存其十又其名間有異同當以薛史為得實

賀瓌為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案通鑑時論平慶州功故賀瓌進秩

遂停郊禮　案通鑑云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皇駭失圖遂罷郊祀

車駕至自洛陽　案五代春秋作己卯帝還東都

竇專為翰林學士　案專同州白水人貞固之父也

貞固宋史有傳

靈武節度使韓洙　案原本作韓珠攷韓遜傳洙即遜之子歐陽史雜傳亦作洙今改正

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　案原本作用敬攷薛史晉列傳作周敬歐陽史羅紹威傳亦作子周敬今改正

建徽吳越王錢鏐之将也　案原本訛作達徽今据十國春秋改正

朱珪構之也　案通鑑賀瓌密譖謝彥章於帝因與朱珪伏甲以殺彥章蓋賀瓌密奉帝旨也五代春

秋歐陽史皆以賀瓌專殺為文恐非事實

癸未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　案張守進歸晉本紀繫於五年三月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通鑑考異嘗並舉紀傳之互文以明薛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錄作四年八月今以當日事勢考之藩鎮反覆向背無常陰謀詭秘姑示含容討罪遣師須有顯迹蓋守進潛附於晉自在四年秋至削奪官爵聲罪致討則五年春事也薛史采用舊聞不加修飾故語必徵實若五代春秋以守進叛為五年事歐

陽史又以劉鄩討之為四年事皆刪改成文自為
臆斷不如薛史之存其實也

獲晉將石家才　案通鑑石家才作石君立考薛史
列傳君立一名家才

晉人陷濮陽　案上文四年十二月已云晉人攻濮
陽陷之至此復云晉人陷濮陽前後重複通鑑考
異歷引薛史閩寶李嗣昭傳及莊宗實録而斷之
曰去冬唐雖得濮陽棄而不守今年復攻拔之也
參考事勢當得其實

梁書第十

末帝紀下

宣州節度使錢傳璙　案原本宣州訛作亘州今据十國春秋改正

應宋亳頴鄆齊魏滑　案原本脫魏字今据冊府元龜增入

充知匭使　案原本知匭作知匱攷通典唐三省官有知匭使令改正

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　案歐陽史本紀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据薛史則程全暉奔還京師未嘗見

殺也歐陽史列傳仍同薛史五代春秋又作六年

春事

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　案遼史神冊五

年九月梁遣郎公遠來聘即是年事也遼史載神

冊元年梁遣郎公遠來賀薛史失載

華溫琪為靜勝軍留後　案通鑑作貞明六年事與

薛史繫龍德元年異

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　案五代春秋三月

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薛史及通鑑作二月

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案歐陽史作三月

與薛史異

詔張漢傑率兵進討　案原本漢傑作衛傑今據通鑑改正

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　案原本舟師訛州師今據通鑑改正

帝召控鶴都將皇甫麟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皇甫鏻歐陽史從薛史作麟

帝崩　案五代會要末帝年三十六

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十八日　案此句疑有脫衍蓋當時傳會者析王字為一十一析真字為十月一十八

也冊府元龜作或解云項字一十一十月一八知此句日字因下文有日字而衍令姑仍其舊

其首藏於太社　案通鑑後唐紀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杜薛史作張全義當别有据

梁書第十一

后妃傳

文惠皇太后王氏　案北夢瑣言云梁祖父誠盈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惟温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兄弟嘗加

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嘗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軍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温旣辭去不知存亡及温領鎭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貴封晉國

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温置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前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温曰汝致身及此信為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難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温垂涕謝罪即令名諸兄子皆至汴友寧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元貞皇后張氏　案五代會要太祖皇后張氏早崩開平二年追封賢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追冊曰元貞皇后又北夢瑣言云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蘊曾爲宋州刺史溫微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禮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曰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

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又僭號後大縱朔淫骨月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又案五代會要所載內職有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歐陽史並見家人傳

末帝德妃張氏　案五代會要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冊爲德妃其夕薨又案歐陽史次妃郭氏傳云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族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

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羅元英文昌雜錄云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負外商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令案末帝德妃張氏早薨後與末帝同葬而次妃郭氏天福中尚存歐陽史不明言同葬者為何妃文昌雜錄誤以尚存者為故妃張氏蓋傳聞之失實也今薛史梁后妃傳雖闕𠫵考梁末帝紀及晉高祖紀定為德妃張氏同葬云又案五代史無外戚傳五代會要云梁太祖長女安陽公主降羅廷規開平二年八月追封長樂公主降

趙巖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普寧公主降昭祚

王氏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金華公主開平二

年十月封真寧公主乾化三年十月五日封少帝

帝長女壽春公主乾化三年四月五日封第二女

壽昌公主貞明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令考通鑑

攷異引梁功臣列傳云羅廷規尚安陽公主又尚

金華公主薛史羅紹威傳亦載開平四年詔金華

公主出家爲尼是金華公主實歸羅氏而五代會

要不載亦闕文也

梁書第十二

宗室傳

廣王全昱　案通鑑天祐二年二月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為太師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戇樸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歐陽史作領嶺南西道節度使

貞明二年卒　案五代會要全昱贈尚書令謚德靖五代史闕文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開宴惟親王得與因為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碭山一民因天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足

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杜稷稱帝稱朕吾不忍
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為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
史廣王全昱傳曰昱樸野常呼帝為三宮中博戲
之事諱之夫梁祖弑二君弑一皇后名臣被害者
不可勝紀及莊宗即位盡誅朱氏惟全昱先令終
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與尼訟田者豈以
一言之善獨存其後耶按通鑑考異引王仁裕玉
堂閑話曰骰子數匝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向
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受它爾許大
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戲具於階下

抵其盃而碎之喑嗚眦睢數日不止與王禹偁所
述微異

友能全昱子　案友能後以叛廢詳見末帝紀又通
鑑云龍紀元年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
兵趨大梁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
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留兵
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
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友誨全昱子　案通鑑云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
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

汝友誨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於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並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為亂者豈得獨存云云考通鑑以友諒等為末帝自殺考異祇以事理度之而不言所据何書歐陽史仍從薛史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亦云莊宗即位盡誅朱氏度當日事勢梁末帝自中都告敗救死不遑未必遽誅兄弟當以薛史為得其實通鑑所載恐未足據也

遣劉捍督戰　案通鑑考異引紀年録作朱温自至拔其城据編遺録則劉捍自請督戰温未嘗親至博昌也通鑑從薛史

合議封崇　案五代會要開平二年正月追封皇從子友寧為安王友倫為密王四年四月追封皇兄存為郎王是郎王之封實在安王密王之後据薛史有司上言又似一時並封未詳孰是又會要載四年六月追封皇伯義方為潁王皇叔義譚為韶王薛史闕載

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　案通鑑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據薛史則友裕擊破朱瑾擾師斬獲甚衆未嘗閉壁與通鑑異歐陽史薛史遂以數騎遁於山中　案通鑑作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歐陽史從薛史作數騎

友珪　案五代會要郢王友珪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封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篡位偽改鳳歷元年三月十七日京城軍亂侍衛袁象先率兵入宫友珪自殺少帝即位追削為庶人又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録奏云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

未有紀録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凶友珪案梁實録今無考

福王友璋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梁祖為福王納齊王張全義之女

康王友孜　案友孜通鑑及五代會要俱作友敬通鑑云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作天子遂謀作亂使心腹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補友敬誅之歐陽史作友孜與薛史同

梁書第十三

朱瑄傳

曹全晸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曹存實舊唐書歐陽史與薛史同

崔君預　案舊唐書作崔君裕

光啟初魏博韓允中攻鄆　案新唐書作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與薛史異考舊唐書韓允忠傳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子簡起復為節度觀察留後新唐書本紀亦云韓允中卒其子簡自稱留後是東窺曹鄆實韓簡非允中也薛史似微誤通鑑作中和二年韓簡擊鄆州當得其實

全晸為其所害　案舊唐書韓簡傳云移軍攻鄆鄆帥曹全晸出戰為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朱瑄傳云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君裕据韓簡傳全晸死而君裕保其城据朱瑄傳則君裕為全晸所殺二傳自相矛盾新唐書本紀作韓簡寇鄆州天平軍曹全晸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與舊唐書韓簡傳同惟崔用之名有異耳薛史定從舊唐書朱瑄傳通鑑與薛史同

允中敗　案舊唐書韓簡傳云簡以憂憤疽發背而

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諸葛爽傳云中和元年十一月簡鄉兵八萬大敗明年正月簡爲牙將所殺新唐書本紀云中和三年二月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韓簡通鑑與新唐書同薛史誤作允中歷考諸書年月參差姓名舛異無可依据蓋唐末典章散佚故傳聞失實如此

俱斬於汴橋下　案舊唐書云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為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為尼與薛史異

朱瑄傳

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　案原本齊州作濟州
据通鑑及北夢瑣言改正

瑾之二子　案新唐書作子用貞

尹處賓　案新唐書作尹懷賓

依楊行密　案新唐書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
楊行密

慮瑾不附己　案陳彭年江南別録云徐知訓初學
兵法于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
殺瑾瑾手刃數人埋于舍後

出瑾為淮寧軍節度使　案原本淮寧作懷寧今据

九國志改正

愛妓桃氏　案九國志作妻陶氏五國故事作愛姬姚氏

瑾斬知訓首　案五國故事作以手板擊殺之馬令南唐書云知訓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俄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踣遂斬知訓

與衙兵戰　案九國志翟虔傳云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

遂自刎　案九國志米志誠傳志誠被甲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

立祠以祭之　案馬令南唐書云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楊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死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五代史補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有加於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

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廐隸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月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覩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張顥爭權襲殺顥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既而溫復爲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横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

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温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時溥傳

時溥徐州人　案薛史時溥傳永樂大典原闕今考册府元龜引梁時溥一條當係薛史原文謹為補入又考舊唐書列傳云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

河陰軍亂剽河陰縣廻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於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為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為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為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别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迎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黃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太

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遥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啟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灾人喪十六七溥窘蹙求和於汴全忠曰移鎮則可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殺不受代汴將龎師古陳兵於野溥求援於兖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饑甚加之疾疫汴將王

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

辛實景福二年也地入於汴

王師範傳

棣州刺史張蟾叛於師範 案原本作張儋今據新

唐書改正

乃發使通楊行密 案新唐書全忠圍鳳翔昭宗詔

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

青州且欲代為平盧軍節度使師範聞之哭曰吾

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是師範

之通行密因其將謀見代而始遣使也歐陽史作

因乞兵於楊行密殊失事實而薛史亦未詳載請師厚乞降　案師範之降薛史與新唐書異薛史則以為兵臨城下而始降也新唐書云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歐陽史云弟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亦微有不同

劉知俊傳

壽用為左開道指揮使　案原本作關道今据歐陽史改正

乃據同州叛　案鑒戒録云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名賓幕將校問之劉源曰此是冤氣所結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源閙酒能忘憂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復瘞之尋有叛城背主之事

懷英敗歸　案九國志云李彥琦劉知俊自靈武班師塗經長城嶺梁師率精鋭數萬躡其後彥琦與知俊同設方畧擊敗之

會蜀軍救至乃退　案九國志王宗鐬傳云岐將劉知俊等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王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鐬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鐬與宗播襲之會王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

楊崇本傳

還其族於河中　案舊唐書十一月乙亥邠州節度使李繼徽以城降全忠乃舍其孥於河中以繼徽

從軍新唐書作辛未與舊唐書異

乾化元年冬　案原本作乾化四年今從歐陽史校正

蔣殷傳

累遷至宣徽使　案蔣殷在唐末為宣徽副使譖殺蔣元暉還宣徽使誣害何太后其罪與孔循等薛史未及詳載

張萬進傳

萬進怒而殺之　案通鑑云乾化二年九月庚子萬進遣使奉表降於梁辛丑以萬進為義昌留後甲

辰改義昌為順化軍以萬進為節度使此傳疑有闕文

仍賜名守進　案原本作方進令据本紀改正

梁書第十四

羅紹威傳

羅紹威　案舊唐書紹威字端已

先是宏信自言於所居遇一白鬚翁謂之曰爾當為土地主如是者再　案宏信遇白鬚翁本篝火狐鳴之故智舊唐書作鄰人相告新唐書作巫者傳言疑皆屬傳聞之誤薛史以為宏信自言當得其

實
攻李存信敗之　案宏信攻李存信舊唐書與薛史同新唐書則云李存信侵魏剪牧宏信已不平既而李瑭復壁莘宏信厭其暴及聞梁王遣使相告乃迴戈攻瑭也與薛史異

封臨清王　案舊唐書宏信先封豫章郡公進封壯平王

紹威襲父位為留後　案舊唐書紹威自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

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　案吴縝歐陽史纂誤云魏博自田承嗣專據至羅紹威時共一百五十餘年歐陽史作二百年誤蓋歐陽史仍薛史之誤也

太祖自内黄馳至鄴　案原本作至葉今据歐陽史改正

仍令其子周翰監總軍府　案通鑑考異云紹威厚率重斂傾府庫以奉溫小有違忤溫即遣人詬辱紹威方懷愧恥悔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志而賂溫益厚溫恠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皆承嬖愛未半歲溫

却名還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矛盾寀梁祖性多猜忌使妓妾爲間乃作賊之故智厥後恩禮不衰特因紹威已死外示包容耳

頗有情致　寀太平廣記引羅紹威傳云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意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　五代史補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鞴驢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

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鞴驢漢子科决侍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次曰周翰繼為魏博節度使　案通鑑攷異引梁功臣傳云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軍節度留後尋檢校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

趙犨傳

趙犨其先天水人　案歐陽史作其先青州人

父叔文　案原本訛叔又今据新唐書改正

王僊芝起於曹濮　案原本作僊芘今据新舊唐書改正

文德元年　案原本作大德令改正

充大內皇牆使　案原本作皇城攷五代會要梁時避諱改皇城使為皇牆使今改正

趙昶傳

旋遷忠武軍節度使　案上篇趙犨傳云蔡州平以犨為忠武軍節度使據此傳則昶為忠武節度使宗權未滅二傳自相矛盾見通鑑考異

趙珝傳

犨季弟也　案新唐書以珝為犨子今據歐陽史及通鑑皆以珝為犨弟與薛史同新唐書誤

王珂傳

小字忠兒　案舊唐書忠作蟲

令何絪守晉州　案原本作何縕令据通鑑改正

太祖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　案新唐書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為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念誓言過重榮墓為哭而祭

太師阿舅之恩　案歐陽史云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

梁書第十五

韓建傳

有詣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謀殺建　案通鑑作防城將張行思等來告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

又害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　案新唐書昭宗紀正月乙酉韓建以兵圍行宮殺扈蹕都將李筠二月韓建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王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通鑑與新唐書同薛史以殺李筠為正月事以殺馬

道殷許巖士為八月事蓋本于舊唐書昭宗紀宜可徵信云

太祖即誅巨川　案北夢瑣言韓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封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斬之通鑑所采即本於北夢瑣言與薛史同新唐書李巨川傳云巨川詣軍門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訖說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是巨川之死亦由于敬翔之譖不僅為韓建所責也

冊拜太保罷知政事　案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十月
詔曰太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閤稱賀即令赴
朝參餘時弗入見示優禮也
仍令中書不議除替　案五代會要乾化元年正月
勅許昌雄鎮太保韓建朕用以布政民耕盜止久
屬其位庶可勝殘矣宜令中書門下不計年月勿
議替
害建于衙署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九月建遇
害通鑑從薛史
李罕之傳

亡命為盜　案北夢瑣言云罕之即其僧名

張言　案張言後名全義

為李摩雲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云罕之亦嘗置寨於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為李摩雲寨

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案新唐書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所載爵位較薛史為詳歐陽史仍薛史之舊

伊鐸　案伊鐸歐陽史作伊鍏

遣其子頴　案歐陽史作遣子頎

以求援焉　案新唐書全忠表罕之昭義軍節度使

馮行襲傳

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　案新唐書本紀光啟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呂煜蓋行襲既殪孫喜遂自據其郡也薛史作中和閒事與唐書異歐陽史仍從薛史

以戎昭軍為額　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金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全忠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是金州初賜軍額本名昭信至哀帝時避朱全忠祖諱乃改稱戎昭也薛史于

金州初賜軍額即作戎昭蓋仍梁實錄之舊未及
考正
預收復功　案新唐書昭宣帝紀二年五月王建陷
金州戎昭軍節度使馮行襲奔于均州六月行襲
克金州舊唐書哀帝紀二年十二月戎昭軍奏收
復金州兵火之後井邑殘破請移理所於均州從
之仍改為武定軍是行襲因金州嘗被陷乃改治
均州也薛史不載
遷匡國軍節度使　案舊唐書哀帝紀三年四月丙
申勅曰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於金州置戎昭軍

割均房二州為屬郡比因馮行襲叶贊元勳克宣丕績用奬濟師之效遂行割地之權令命帥得人酬庸有秩其戎昭軍額宜停其均房二州却還山南東道收管据此則戎昭軍額廢于天祐三年故行襲改鎮許州也

孫德昭傳

父惟最有功于唐朝　案歐陽史作惟晸孜新唐書亦作惟最今仍其舊

累職為右神策軍都指揮使　案通鑑德昭由雄毅軍使為左神策指揮使

有以事諭德昭者　案通鑑云德昭嘗憤惋不平崔
允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
知其誠乃容以允意說之
乃將本軍孫承誨董從實三人　案新舊唐書俱作
周承誨董彥弼據薛史則承誨自姓孫彥弼乃從
實後改之名也通鑑從唐書歐陽史從薛史
趙克裕傳
尋移理許田　案新唐書本紀景福元年乙未朱全
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據通鑑則克裕
之移鎮因梁祖欲以張全義領河陽也新唐書所

紀疑非事實

梁書第十六

葛從周傳

葛從周　案玉堂閒話作葛周

破蔡賊王夏寨　案原本作五夏今据通鑑改正

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　案通鑑十二月朱瑄

朱瑾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

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是河東實遣救河東非

從周詐言也此蓋覘知兖人告急乘并師尚未至

乃揚言已至多方以誤之耳又本紀作十二月此

作十月辨正見本紀

遽班師　案九國志侯瓚傳云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渒河與薛史異歐陽史兼采九國志

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　案玉堂閒話云葛公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云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

養疾偃師縣亳邑鄉之别墅　案原本作别墅今改正

貞明初卒於家　案偃師縣有葛從周神道碑云十

月三日歸葬於偃師縣亳邑鄉碑以貞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建

謝彥章傳

必兩京太傅在此也　案原本作西京今据通鑑改正

胡真傳

真時為元從都將　案舊唐書中和二年朱溫與大將胡真謝瞳來降通鑑云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薛史謝瞳傳載瞳說溫之辭胡真傳不言其勸溫歸國與通鑑異

張歸霸傳

歸霸為飛戈所中　案飛戈歐陽史作飛矢

張歸厚傳

字德坤　案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列傳云德厚祖與父處讓薛史歸厚傳不言其父祖名號當是歸霸從弟

命歸厚領所部廳子馬　案原本作屬子馬攷通鑑注廳子都係當時軍旅之名今改正

與葛從周禦晉軍于洹水　案原本作郭從周今据通鑑改正

梁書第十七

成汭傳

冐姓郭氏　案新唐書云入蔡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　五代史補鄭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章長于箋奏成汭鎮荊南辟為推官汭嘗讐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為荊南節度使命凖為表乞歸本姓凖援筆而成其畧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婣之内盱睢為人報怨昆弟之閒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鼠竄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

稱于張禄又云成爲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忽然以爲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乃訓童之書耳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爲貺得非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忝佐無狀安可久遠請解職汭怒其去潛使人于途中殺之

杜洪鍾傳傳

江夏伶人　案新唐書洪鄂州人

豫章小校　案新唐書傳洪州高安人

朝廷因而命之　案新唐書光啟二年洪乘虛入鄂自為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傳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

被害于廣陵市　案九國志劉存傳存急焚鄂州城樓梁拔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

其子繼之　案九國志秦裴傳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城陷擒匡時以獻歐陽史采用九國志新唐書延規作匡範與九國志異

其地亦入于淮夷　案五代史補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為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數十條列于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

典贍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上藍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為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有来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行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為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田頵朱延壽傳

本揚府之大校也　案九國志顗字得臣廬州合肥人

不知何許人　案九國志延壽廬州舒城人與新唐書同

時延壽方守壽春　案九國志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閒道齎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

行密乃先以公牒徵延壽　案新唐書行密妻延壽姊也遣辨士召延壽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

爲行密軍所得　案九國志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頵委舟師於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欵于行密十二月頵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爲外軍所殺

行密使人殺之　案五國故事云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勇令日果相覩延壽惶駭遂叱壯士執而殺之九國志云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新唐書從九國志當得其實薛史以爲適揚州一舍而見殺五代史補

又以為行密自奮鉄椎殺之疑皆屬傳聞之誤

乃投火而死　案五代史補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為行密時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瘉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墻抵柱至于流血姬妾僕隷以為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

夜思忖不如名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遂發使述其意而名之朱氏大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鎚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呌久而方斃行密内外不測即時升堂廳名諸將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為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閒也嘗為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曾有客自外入

見行容每拜則廳之前舊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容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于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應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彦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趙匡凝傳

趙匡凝 案新唐書匡凝作光儀

後卒於淮南 案新唐書云師厚縣陰谷伐木為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舟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令敗乃

歸我耶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趙成都歐陽史云行密厚遇匡凝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晏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遣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

張佶傳

不知何郡人也 案九國志佶京兆長安人乾寧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復為秦宗權行軍司馬後與劉建峰據湖南推建峰為帥

信不得已而視事　案九國志建峰將吏推信為帥信將入府常所乘馬忽爾踶齧不止正中信髀信謂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為之與薛史異新唐書劉建峰傳從九國志

卒於位　案九國志乾化初移鎮桂林卒于治所

雷滿傳

雷滿　案新唐書滿字秉仁

即以澧朗節度使授之　案歐陽史云滿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新唐書則云詔授朗州兵馬留後俄進

武貞軍節度使與薛史微有互異

累官至檢校太傅　案新唐書作檢校太尉

其子彥恭繼之　案新唐書謂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結忠義節度使趙匡凝以逐彥威彥恭单棹遁云　案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録云彥恭没溺于江通鑑從紀年録作奔廣陵歐陽史與通鑑同

梁書第十八

張文蔚傳

父裼　案裼原本作錫考舊唐書張裼傳云字公表

當以從衣爲是今改正

弟濟美早得心恙　案舊唐書云文蔚弟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北夢瑣言云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内一子忘其名少年聞壁魚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吞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是得疾者别自一人非濟美也

薛貽矩傳

在任綿五載　案歐陽史梁本紀貽矩以開平元年同平章事至乾化二年薨統計貽矩居相位共六

年歐陽史唐六臣傳貽矩爲梁相五年卒尚仍薛

史之誤

張策傳

即奏爲掌記　案北夢瑣言云朱令公軍次于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携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携印而降協濬之謀是梁祖之喜張策由張濬有先入之言也

杜曉傳

沉跡自廢者將十餘歲　案歐陽史作自廢十餘年

吳縝纂誤據景福二年讓能死乾寧四年崔遠判戶部光化三年崔遠罷相相隔止八年曉為崔遠判戶部所舉不得云自廢十餘年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杜曉入相之歲歐陽史紀作三年傳作二年吳縝已辨其誤

兄光乂 案新唐書表光乂字啟之

甚得王言之體 案北夢瑣言云曉貌如冠玉有制誥之才

敬翔傳

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 案通鑑考異引張昭遠莊

宗列傳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舉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為之助溫大悅自以為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

從嘉名也 案原本脫名字今從職官志增入

置大學士始以翔為之 案五代會要云以金鑾為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其間三十餘年 案歐陽史作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蓋仍薛史之文吳縝纂誤云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為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中遇弒正三十年不得云三十餘年也

受命而退　案通鑑乾化二年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勅蓋即敬翔所受之命戊寅太祖遇弒命未及行故薛史亦不為詳載

宿于車坊　案原本作中令据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案編遺錄通鑑考異引之書錄解題云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子振撰自廣明巢賊之亂朱溫事迹迄於天祐弒逆大書特書不以為愧也其辭亦鄙俚五代史補敬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顧

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敬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李振傳

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 案原本作希直今据通鑑改正

希貞大沮而去 案通鑑攷異疑李振之拒希貞為

誤謂李振若已立異豈敢復入長安與崔允謀反正乎今攷梁祖紀亦云李振自長安使廻當時季述懼汴兵力固不能阻李振之往来薛史所書宜可徵信

又遣供奉官李奉本　案原本脫奉本二字據本傳增入

欲傾附自求宰相耶　案舊唐書昭宗紀崔允與前左僕射張濬告難于全忠張濬傳亦云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薛史作張濬黨于季述為梁祖所拒與舊唐書異

梁書第十九

氏叔琮傳

叔琮失利　案舊唐書光化元年七月汴將氏叔琮陷趙匡凝之隨唐鄧等州考薛史康懷英傳云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趙匡凝傳云太祖遣氏叔琮伐之匡凝懼乞盟是役也實以勝歸而薛史言其失利疑别有據歐陽史作攻襄陽戰數敗因薛史原文而增益其辭與舊唐書異

令就襄陵縣牧馬于道閒　案原本作襄陽令据歐陽史改正

貶白州司户　案舊唐書哀帝紀叔琮貶貝州司户

歐陽史作流嶺南不言其地攷當時賜叔琮等死

其勑云謫掾遐方安能塞責若貝州近在河北不

得云遐方也當從薛史作白州為是

朱友恭傳

後改之　案通鑑云友恭幼為全忠家僮全忠養以

為子

貶崖州司户　案北夢瑣言云朱全忠以朱友諒氏

叔琮扇動軍情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

之友諒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

全忠即位爲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攷歐陽史通鑑俱作友恭而北夢瑣言作友諒殊誤

王重師傳

頳州長社人也　案歐陽史頳州作許州

太祖異其狀貌乃隸于拔山都　案原本作技山歐陽史作拔山當時軍旅皆以都名如黑雲都銀鎗都效節都橫衝都之類今從歐陽史改正并增入都字

然未有以發其事　案通鑑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鎮長安數年帝怒其貢奉不時召重師入朝是重

師之得罪由貢奉不時與薛史異

因追而斬之　案通鑑不載張君練縱兵之事惟云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爲禮捍譖之帝曰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此傳未經詳載據劉知俊傳太祖云王重師得罪劉捍誤予事也與通鑑合

朱珍傳

太祖疑之　案通鑑作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

敗樂從訓萬餘人　案通鑑考異云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

命丁會行戮 案歐陽史作珍自縊死

李思安傳

尋賜死於相州 案通鑑開化元年丙子至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二年正月丁卯帝至獲嘉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缺貶柳州司戶尋長流思安于崖州賜死據薛史則思安賜死即在相州未嘗至貶所與通鑑異

鄧季筠傳

季筠在并門凡四稔 案通鑑考異引唐餘錄謂季筠與李存孝並賜死蓋傳聞之誤

李讜傳

巢以讜為內樞密使　案新唐書黃巢傳及通鑑皆言巢以費傳古為樞密使不載李讜疑與傳古先後授偽官也

久而無功　案唐書李存孝傳云李讜收軍而遁存孝擊至馬牢川俘斬萬計此傳不載蓋前後省文

李重裔傳

李重裔　案重裔本名重允薛史避宋藝祖諱改作重裔今仍其舊

梁書第二十

司馬鄴傳

司馬鄴　案通鑑考異引實錄作司馬鄴通鑑從薛史

韓建用爲同州節度留後　案韓建傳作判官司馬鄴

揚州都步多賊船　案原本作諸走孜容齋隨筆云步者水旁之名今改正

劉捍傳

安撫而迴　案梁祖下鎮定服中山舊唐書作光化三年九月新唐書作十月薛史又揔繫于六月以

後据通鑑自六月舉兵至九月始定中山也

王敬蕘傳

真拜武寧軍節度使　案文苑英華載授敬蕘武寧軍節度制有云襲淮流之積寇挺潛山之雄姿勇實兼人知能周物蓋因清口之役而加秩也

馬嗣勳傳

張遂遣嗣勳求援於太祖　案九國志李簡傳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濶簡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新唐書楊行密傳與九國志畧同惟遂字新唐書作隧

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　案新唐書本紀乾寧三年楊行密陷光州劉存死之九國志崇再用傳乾寧中從朱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事梁兵冦光州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與薛史異又九國志吳有兩劉存其一即光州刺史其一陳州人後為馬殷所害

獲刺史瞿章　案新唐書本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黄州刺史瞿章死之九國志馬珣傳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于黄州命珣率兵援之黄州陷戰不利而退薛史作光化元年與諸書互異

張存敬傳

燕人大敗　案舊唐書光化二年三月張存敬率師援魏州大敗燕軍仁恭父子僅免薛史作三年事與舊唐書異

寇彥卿傳

尋還亳州團練使　案通鑑開平二年帝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為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帥衆二千襲霍邱為土豪朱景所敗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李儼拒之九國志朱景傳梁祖聞景

名命冠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垢壚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此事薛史及歐陽史皆不載

有老人 案崔沂傳作市民梁現

責授左衛中郎將 案通鑑作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

除相州防禦使 案相州歐陽史作襄州

梁書第二十一

龐師古傳

尋授徐州節度使　案文苑英華有授龐從武寧平南節度改名師古制張元晏之辭也中云自委之留後頒待詔條惠愛行于鄉閭威望揚于士伍是宜錫以旂幢進其官秩奄有徐夷之四境爰撫大彭之故都是師古先爲留後繼授節度也通鑑止作留後誤

師古寨于清口寨地卑下　案玉堂閑話云龐從會軍五萬于清口所屯之地蓋兵書謂之絕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

俄有告淮人決上流者曰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

之　案九國志侯瓚傳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士皆飲氷餐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足鬬志未決朱瑾與瓚率五十騎潛濟淮入自壘北鼓譟而馳囂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是清口之戰因雪夜不備而敗也薛史以為決淮上流與九國志異新唐書楊行密傳兼用之

霍存傳

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　案王虔裕傳作秦宗賢

有賊丱眺樓大詬　案原本作昭楼今据歐陽史改

正

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　案歐陽史云存代李唐賓攻時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

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

符道昭傳

符道昭淮西人　案歐陽史作蔡州人

待之甚厚　案通鑑李繼昭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據薛史則道昭在岐自名繼遠非繼昭也通鑑疑傳寫之訛

徐懷玉傳

授左羽林統軍　案歐陽史作右羽林統軍

郭言傳

破盱眙而還　案通鑑云時溥以師襲之言力戰得免梁祖紀亦作不克進而還與傳異

李唐賓傳

時溥軍于吳康　案原本訛吳唐今据歐陽史改正

王虔裕傳

方討兗鄆未及救援　案通鑑考異云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傳訛

劉康乂傳

尋遷容州刺史 案原本訛宣州今據新唐書昭宗紀改正

王彥章傳

字賢明 案歐陽史作字子明

鄆州壽張人也 案歐陽史作鄆州壽昌人通鑑從薛史作壽張

彥章舉家陷沒 案通鑑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是當時澶州之陷因刺史他出而攻其不備非彥章力不能守也

歐陽史極推重彥章而載澶州事不詳蓋未博考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於東路守捉 案歐陽史從家傳作保鑾士五百人又作畫像記極辨舊史領數千人以往之非今考通鑑云梁王命王彥章將保鑾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是彥章所將且不止薛史所云數千人矣又考通鑑李嗣源敗彥章于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使彥章所將止于五百是師徒盡喪單騎遁還不應尚能再戰也彥章忠于所事百折不回不幸為監軍張漢傑所制力竭而亡非戰之罪歐陽

史必欲減其兵數恐轉非實錄
臨陣對敵奮不顧身　案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衆人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遂擢用之

賀德倫傳

德倫即以符印上晉王　案通鑑晉王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軍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

梁書第二十二

楊師厚傳

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六月甲申勑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請別立忠義軍額既非往制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山南東道復置于天祐三年而薛史于二年八月已云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蓋史家追書之

晉軍扼蒙阬之險　案原本阬作岏攷通鑑注云蒙阬在汾水之東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即此處也令改正

晉人乃徹圍而遁　案通鑑考異引梁實録云生擒

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録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二百級二軍各言勝捷其互異如此通鑑定從薛史及梁實録

師厚布兵擒補斬之　案歐陽史云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與薛史異

置銀鎗效節軍　案清異録云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材多可用楊師厚時銀銀鎗效節都皆采于此

牛存節傳

牛存節字贊貞　案原本作替貞夏文莊集引薛史又作潛真今據歐陽史改正

大破賊于涓河　案原本訛汎河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遂得旋師　案舊唐書昭宗紀葛從周自霍邱渡淮至濠州聞師古敗乃退軍信宿至淠河方渡而朱瑾至是日殺傷溺死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唯牛存節一軍先渡獲免比至潁州大雪寒凍死者十五六據舊唐書存節以先渡得免而薛史以為存節遏其後蓋傳聞之異

郡以獲全　案存節自潞州行營入爲統軍留駐洛下其後夾城之敗存節未嘗在軍中也歐陽史適云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還救澤州通鑑考異已辨其誤

其味皆甘淡　案夏竦集引薛史作存節鑿八十餘井味皆甘淡病渴具消疑引薛史而稍有移易也

屯陽留　案陽留即楊劉見通鑑考異又李重進碑作楊留蓋地名通用

王檀傳

補衡山都虞侯　案原本作衡山令從歐陽史改正

檀以偏師收復容郡　案永陽志云張訓守容州刺史朱全忠青州訓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乃封府庫植旗幟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王檀攻容州數日乃敢入城

擒賊將李巖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李嚴

時年五十一　案歐陽史作五十八

梁書第二十三

劉鄩傳

宵自水竇銜枚而入　案金華子云鄩以大竹藏兵

攸與薛史異

市民無擾 案金華子云鄴入據子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將悍人情不附鄴因而撫治民皆安堵

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 案金華子作兗帥張姓疑傳聞之誤

鄴即出城聽命 案劉鄴叛附于梁新唐書昭宗紀作十月丁丑與薛史作十一月異

以為有李共公之風 案原本訛戢公攷新唐書李勣封英國公今改正

晉王僅以身免　案通鑑作晉王卽騎馳突所向披靡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而薛史以為救䕶甚衆晉王僅以身免蓋當時梁唐二史各有夸張掩飾故所紀互異如此通鑑所載當是據唐實錄

逼令飲酖而卒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云憂恚發病卒通鑑從薛史

賀瓌傳

轉左龍虎統軍　案歐陽史太祖卽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據薛史瓌遷統軍不繫年月歐陽史特以太祖時左龍虎統軍有袁象先

而揣度言之耳

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　案原本訛張節今據通鑑

攷異改正

別將侯溫裕等　案玉堂閑話作侯溫疑傳聞之訛

環軍亦敗　案歐陽史環陣無石山日暮晉軍攻之環軍下山擊晉軍環大敗據薛史莊宗紀與王建及傳乃是山為晉軍所奪晉軍下山擊環軍環大敗與歐陽史異

康懷英傳

懷英敗歸　案歐陽史云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

英大敗据通鑑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蓋懷貞過長城嶺之險已為邀擊後又敗于昇平也

王景仁 王景仁傳

王景仁 案景仁本名茂章避梁諱改焉詳見通鑑注

欲害之 案新唐書楊行密傳渥求茂章親兵不得

宣肇惟帝以行茂章媛駡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
之茂章奔杭州與薛史異
遥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案舊唐書
天祐三年十二月詔淮南僞署宣歙觀察使檢校
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
請也所載官爵與薛史異吳越備史作景仁領寧
國軍節度使與薛史同
罷兵柄而已　案歐陽史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柏
鄉景仁歸訴于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
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與薛史異

至霍卯接戰　案歐陽史作戰於霍山通鑑從薛史故不甚䘏　案九國志朱景傳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水之上茂章兵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為京觀是景仁實以敗歸傳云師不甚䘏蓋梁史為景仁諱言也

梁書第二十四

李珽傳

河南有外黃小黃　案歐陽史改小黃為下黃困學紀聞引漢書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以五代

史記為誤改也

秦有外黄都尉 案原本作郡尉令据漢書地理志及歐陽史改正

充侍講學士 案歐陽史作侍講

盧曾傳

始為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 案新唐書通鑑與薛史梁紀皆稱朱瓊為齊州刺史惟盧曾傳作防禦使疑有件誤

孫騭傳

並格殺於前墀 案通鑑考異引梁祖實錄云賜自

畫通鑑從莊宗實録作撲殺之

杜荀鶴傳

杜荀鶴 案辛文房唐才子傳荀鶴字彥之牧之微子也

既擢第復還舊山 案唐才子傳荀鶴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為天泣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荀鶴寒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送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於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

萬於第八枝又唐新纂云荀鶴舉進士及第東歸過夷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是則荀鶴之受知于梁祖舊矣不待田頵之箋問而始被遇也

旬日而卒　案唐才子傳荀鶴以天祐元年卒北夢瑣言又作梁受禪後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未詳孰是

羅隱傳

羅隱　案唐才子傳隱字昭諫

餘杭人　案潤泉日記作新城人

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　案唐新纂羅隱初爲吳令後以羅紹威薦爲錢鏐所辟据薛史則隱自歸里即爲錢鏐從事後復爲紹威薦也與新纂異

終于錢塘　案澗泉日記云唐光啟三年吳越王表奏爲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給事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鄉金部郎中沈崧銘其墓

有文集數卷行於世　案唐才子傳云隱所著讒書讒本淮海寓言湘南應用集甲乙集外集啟事等竝行于世　五代史補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

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于相術隱以貌陋恐為相術所棄每與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憣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鄰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媼歎曰秀

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為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罷上中書之日費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王為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為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為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

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于鍔謂叔父鍔昔用之　曹唐郴州人少好道為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元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憂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為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學院一旦卧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卧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閾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

已沮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仇殷傳

已敗于栢鄉矣　案北夢瑣言云栢鄉狼狽梁祖亦自咎曰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薛史以為太祖遽遣使止之與北夢瑣言異

[illegible]

舊五代史考異卷第一終